

感 念

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,那里有森林煤矿,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……”当这熟悉的旋律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展厅里缓缓响起时,我们正站在那架深褐色的老式风琴前。琴身斑驳,琴盖微启,90余年的时光在它的木质纹理中静静流淌。

讲解员的声音很轻:“这架雅马哈风琴,是巩天民的夫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使用的。2010年9月18日,由巩天民的后人捐赠给我们。”俯身细看,琴身上还保留着当年的铭牌,上面详细记载着它的尺寸:长90厘米、宽31厘米、高84.5厘米。恍然间,那排琴键仿佛跃动起来,优美动听的曲子渐渐变了调式——它融入了1931年秋夜北大营的枪声,融入了奉天城门的炮响,汇成了一个民族最深沉的悲鸣。

那夜的炮声打破了沈阳城的宁静。1931年9月18日22时许,驻沈阳关东军突然向东北军北大营发起进攻。很快,日军占领了北大营,又占领了整个沈阳城。随之而来的是无数平民被扫射丧命,无数家庭被洗劫一空。枯黄的杨树叶撒落在残垣断壁上,被秋风刮来刮去——这是1931年最悲怆的旋律。

1931年,国际联盟要派调查团来中国调查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真相,以著名银行家、中共地下党员巩天民为首的沈阳9位爱国知识分子,便自发秘密组成了“国联外交爱国小组”。其余8人是金融家邵信普,医学教授刘仲明、毕天民、张查理、李宝实、于光元、刘仲宜,以及教育家张韵玲。

1932年的沈阳,9个身影常在基督教青年会教堂的阁楼上秘密聚会。每当夜深人静,巩天民的夫人便会弹起这架风琴,悠扬的琴声飘过沈阳城的夜空,成为他们秘密工作的最好掩护。有一次,日伪特务突然闯入,巩天民的夫人从容敲响事先约定的曲目,阁楼上的人立即藏好正在整理的日军侵华材料,装作打麻将的模样。琴声如流水,淌过危急时刻。

在日军的铁蹄统治下,“九君子”每天都过着惊心动魄的生活。他们时时抱着必死决心,每次出门前,都要向家人交代:“如果我不回来,不要去找我。”日军告示是他们要搜集的重要证据。白天有日本兵来回巡逻,他们就在晚上用热水将告示浸湿,悄悄撕下来带回去拍照;对无法接近的告示,他们就想办法远距离拍照。

巩天民偷偷抱着相机拍摄了大量照片。这些照片包括日军在沈阳的暴行、销毁证据的行为、日军驻军情况以

九月交响

■ 鲁世联

郑茂琦

及各种公开的告示等。在阴霾笼罩下的沈阳,他根本无法在大街上公开拍照,只好偷偷躲在屋顶上拍摄,还需要两三个人望风。为获取“满洲国”财政的证据,巩天民更是费尽苦心。这份证据最开始被贴在财政厅大门前,那里时刻有日军站岗。他只能怀揣相机偷偷爬到日军司令部对面一家商号房顶上拍摄。为了躲避日军搜查,他在那里一趴就是一下午。

医学教授刘仲明利用为溥仪及伪满政府高官看病的机会,伺机拍摄了很多关键证据。大家分工合作,一份又一份证据陆续汇集到基督教青年会教堂的阁楼上。伴随着或激昂或深沉的琴声,这些证据被整理、翻译、装订……而这一切,必须在特务不断地突击搜查中隐秘进行。

48个惊心动魄的日夜,他们最终将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及扶植建立伪满洲国的各种命令、布告、新闻报道、目击证言以及大量图片共300余件证据整理成册,形成了一份400多页的英汉双语汇编文件,取名《真相》。医学教授张查理的夫人,特意将这册材料赶做了个蓝缎子外皮,用红丝线一针一线地在封皮上绣上了英文“TRUTH”字样。

最令人动容的是,当证据汇编完

成后,“九君子”面临一个关键抉择:根据国际法庭的法律原则,提供材料者必须在文件上郑重签字,否则没有法律效力。面对这个等于在生死簿上签名的决定,“九君子”毫不犹豫地全部签上了自己的真实姓名。这是9位爱国志士在国难当头时视死如归的壮举!

1932年4月21日,国联调查团抵达沈阳,住进了日军事先安排好的大和旅馆。他们所到之处,都被周密地布控了便衣宪兵和特务。在这种情况下,“九君子”通过法库基督教教区牧师,终于将《真相》送到了调查团团长李顿手中。这份用生命换来的证据,最终成为《李顿调查团报告书》的重要依据。

1935年秋天,日军进行大搜捕,“九君子”中除张韵玲外全都被捕入狱。刘仲明面对酷刑时大义凛然地说:“我在为真理做证,我要对历史负责,我没有罪!”巩天民被折磨了49天,信念依旧坚定。他说:“人有享不了的福,没有受不了的苦。”敌人摆出即将行刑的阵势,巩天民仍暗下决心:“就是死,也不能给中国人丢脸!”这些话语,是那个时代最铿锵的音符。

“九君子”的悲壮抗争恰似一面镜子,照见了旧中国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中的挣扎。当然,国联调查团的报告最终仍没能制止日本对中国的继续侵略,却让中国人下定决心抗战,令国际社会更加认清了日本的真面目。

漫步在博物馆的一面展墙前,一位年轻母亲俯身询问身边的孩子:“会唱国歌吗?”小男孩用力点头,昂首唱起:“起来!不愿做奴隶的人们!”渐渐地,周围的游客都加入进来,最终汇成澎湃的合唱——这不正是那架老式风琴旋律的延续?

新时代的音符,与历史旋律呼应着。就在九一八事变纪念日的后一天,长春航空展上,歼-20划破长空的呼啸又是何等震撼的高音华彩。紧接着,新闻里又传来福建舰的重磅消息——歼-15T、歼-35和空警-600三型舰载机成功完成首次弹射起飞。想象东海之畔,战鹰弹射的轰鸣又该是怎样金属质感的强音。

那天,当我们穿过博物馆的“时光隧道”,终于领悟了旋律的真谛。头顶的星空好似闪烁的音符,而两侧白板留待后人续写乐章。90余载时光在这里凝固成一部波澜壮阔的交响乐。

走出博物馆,9月的风中依然回荡着多重旋律。警世钟庄严的低鸣与舰载机昂扬的高歌,《松花江上》的如泣如诉与阅兵场上的豪迈足音,这些声音在风中汇聚,仿佛苦难与辉煌、逝去与新生在同一时刻交响。

文学
作品

长 征

第 6560 期

精短小说

天刚蒙蒙亮,洪光柱就带着两名游击队员,悄悄埋伏在了鬼子碉楼对面的山头上。野草从初春疯长到秋初,漫山遍野,莽莽苍苍。他们隐藏其中,就像滴水融进大海,不露一丁点儿痕迹。

中年队员刚调整完卧姿,就急躁起来,问洪光柱:“队长,他不会不出来吧?”洪光柱举起望远镜又瞄了阵碉楼,笃定地说:“等着吧,肯定出来。”另一名青年队员气愤起来:“干脆一枪崩了那家伙,留着他迟早是祸害。”洪光柱放下望远镜,望着身侧这个十六七岁的年轻人,严厉地说:“一切行动听指挥。”小伙子闷头不应,脸上的不服气显而易见。

“出来了,出来了。”这时,中年队员用手戳了戳洪光柱。洪光柱迅即举起望远镜,望向碉楼。他清晰地看到,牧羊人边点头边走出鬼子碉楼的门洞。他嘴里叼着烟,左手拎着酒,右手提着肉,路腔窝里还夹着吃食。中年游击队员忧心忡忡:“鬼子给他吃,给他喝,指定是让他给带路呢。”接着又不无后悔自责地说:“真不该收留他,更不该作保证让他给村里放羊。到头来,他不但摸清了咱这儿的山川沟洫,还忘恩负义地投了鬼子。”青年游击队员狠狠地说:“不消灭他,我们县大队早晚得报销在他手里。”洪光柱没搭腔,他盯着牧羊人仰头朝碉楼上打完招呼,又盯着牧羊人穿过两道铁丝网和一条深沟,迈着醉酒似的步子朝驻扎伪军的山头方向而来。

牧羊人不是石壁村人。他姓张,石壁村人都喊他老张。老张是1931年冬天到的石壁村。那时节正是最冷的时候,石壁村人早已不出门,生了火炉在各自家里猫冬。中年游击队员那时还没参

军营纪事

太阳炙烤着大地,战士们的迷彩服被汗水润湿了一片。上等兵陆风跟在行进的队伍中,感觉心快提到了嗓子眼。

今天连队组织手榴弹实投,陆风边走边悄悄地在裤缝上擦着手心的汗。远处起伏的山峦被蒸腾的热浪扭曲着。通往手榴弹投掷场唯一的道路上积满了厚厚的尘土,道路两侧生长着密密匝匝的松树,树皮裂痕处凝结着晶莹的树脂,在阳光下闪着金黄如蜜的光泽。

突然,发动机的轰鸣声从远处传来,几辆装甲车出现在道路尽头。值班员扯着嗓子喊:“靠右!”钢铁巨兽碾过大地,履带卷起的尘土瞬间吞没了整个队伍。陆风在黄褐色的烟尘中低头捂住口鼻,眯起眼睛,看见一棵小松树在气浪中摇晃。

手榴弹投掷场设在一个马蹄形的山坳里。烈日把土地烤得发烫,踩上去都能感觉到热量透过作战靴直往脚底钻。战士们端坐在折叠凳上,防弹衣内衬已经和迷彩服粘在了一起。

连长站在场地中央,用洪亮的声音强调道:“握弹时一定要握紧,记住动作要领……”这些话陆风已经听了无数遍,

石壁村的牧羊人

■ 高满航



插图/赵建华

加县大队。他开了门到屋外取柴,一脚踩到了蜷缩在柴垛里奄奄一息的老张。中年游击队员救了老张一命。他得知老张从东北来,无父母又无妻儿,就作了保人,让老张给村里放羊。石壁村临山而建,村子因四周遍布墙壁一样的巨大山石而得名。一面无规则立起的石墙就像军事家布设的迷魂阵,犬牙交错,此高彼低,外地人猛然一进来准得迷了方向。老张算是例外,他第一回放羊就顺利绕过石墙而上山。羊儿吃完草,他在漆黑的夜里照样稳妥过石墙回村。他不但没迷方向,就连百十只山羊也一只不少。

石壁村人敬重老张,从老到小,没一个人把老张当外人看。好吃好穿,记着老张。婚丧嫁娶,邀请老张。族老长辈们还谋划着给老张在近处划片上等田地,让他有种有收;在村中间腾块庄基地,帮老张造屋立家。

这时候,鬼子从北边打了过来。他们先是攻陷了县城,又把兵撒到乡里、村里烧杀抢掠。幸亏来了县大队,消灭了几股鬼子兵后,他们再不敢横行无忌,而是龟缩到了坚固的县城里。不久后,鬼子兵又在城外建起碉楼,说是要攻打活动在石壁村一带的县大队,但因为地形不熟,迟迟不敢出动。

前些天,牧羊人老张从鬼子碉楼前往驻扎在距石壁村不远处的伪军兵营,被游击队在半道上截个正着。两个队员眼睁睁看着洪光柱队长没有绑老张,也没有杀老张,只是独自问了几句话就把他放走了。青年队员愤愤地埋怨洪光柱:“明知道他已经投了鬼子,你还放他走?”中年队员忧心忡忡地叹息:“他对咱石壁村了如指掌,真要给鬼子带队就完了。”

几天后,县城的鬼子全员出动,碉楼的鬼子也全数加入其中,算上狐假虎威

的伪军,大概有几百人,全副武装朝着驻扎着县大队的石壁村而来。前面带路的,正是牧羊人老张。这时候,青年游击队员不再抱怨,中年游击队员也不再忧虑。他们和洪光柱大队长一起,刚刚在进入石壁村的道路上埋完地雷,又按照伏任务分工,埋伏在了或高或低的石墙后。

老张和往常放羊的时候一样,娴熟地走在通往石壁村的道路上,时而给走在前面的鬼子军官介绍石壁村地形,时而提醒鬼子军官注意脚下乱石。老张快步多走出几步,迅即被鬼子军官招手叫回。“再不打,鬼子过了石壁阵就不好打了。”

洪光柱定睛望着越来越近的敌人,头上的青筋绽了出来,额上也冒出密密的汗珠。“开火”的口令已到 he 嘴边,可就是迟迟喊不出。就在这时,他惊讶地看到,老张猛然踩到了最密集的一处地雷,随即传来轰隆巨响。烟尘过后,鬼子的队伍乱成了一团。“打!”洪光柱声嘶力竭地怒吼。地雷接连炸响,枪声此起彼伏。游击队员们据守石壁猛烈开火,无险可依的鬼子或被炸死或被打死。战斗很快结束,县大队全歼来犯之敌。

洪光柱和队员们将老张的遗体 and 衣物收拢到棺材里,隆重下葬。洪光柱亲书碑文:抗日志士张胜之墓。洪光柱不但知道老张的真名,还知道在九一八事变当天,鬼子杀死了老张的父母妻儿。老张历经九死一生从东北逃到石壁村,再次见到横行而来的鬼子时,义无反顾地加入县大队。

洪光柱葬别老张后,带队伍一路向南,先攻下碉楼,又很快收复县城。

投弹初体验

■ 张铁梁

为了这次手榴弹实投,他等了一年的时间,也认真训练了一年。

去年因为生病住院,他遗憾地错过了手榴弹实投。在医院和战友视频通话时,看着对方眉飞色舞地讲述现场感受,他心中涌起说不出的失落——当兵没投过手榴弹,多遗憾啊!如今终于等到机会,可真到了这一刻,心底的紧张感却如潮水般将他淹没。

他的脑海里不断闪过各种画面:万一握不住手榴弹,脱手砸在脚边怎么办?动作不规范,投掷距离不够,会不会炸到自己 and 战友?手心的汗越冒越多。他努力想要镇定下来,可越是强迫自己冷静,心跳就越快。

“轰隆”一声,投掷区传来了第一颗手榴弹的爆炸声,陆风感觉这声音比想象中还要大。

“陆风,准备!”连长的声音突然响起。陆风猛地站起身,走到发弹区,映入眼帘的是一箱箱摆放整齐的手榴弹。发弹员拿出一颗递给他,陆风的指尖传来冰凉的金属触感。他打量了一眼手中的手榴弹,黑色的弹体表面布满防滑纹,弹体上凸起的拉环保险销泛着白色的金属光泽,与平时接触的训练弹一模一样。

在走向投掷区的路上,陆风听到了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,汗水顺着额头滑进眼角,让他不由眯起双眼,却不敢抬手擦拭。连长似乎看出了他的紧张,快步

走到他身边,轻声说:“别慌,按平时训练来,我在这儿保护你。你训练时投得比谁都远,紧张什么!”连长的话像一剂镇定剂,安抚了陆风慌乱的心。

深吸一口气,陆风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,回想着训练时的动作细节。他抬起手臂,用左手食指穿过拉环,屈指慢慢用力把保险销拉出,随后猛地向前挥出手臂。随着“咔嚓”一声清脆的保险解锁声传来,手榴弹在空中划出一道黑色的弧线,朝着远处的靶区飞去。连长迅速拉他蹲下,陆风觉得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,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腔。

几秒钟后,手榴弹在远处炸开。黑色的浓烟裹挟着泥土腾空而起,爆炸声震得耳膜轰鸣。陆风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,汗水依旧在流,顺着下巴滴落在滚烫的沙土上。远处硝烟的味道冲进陆风的鼻腔,带着某种奇异的芬芳。陆风贪婪地吸了一口,他喜欢硝烟的味道,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笑容。这一刻,所有的紧张、恐惧 and 不安,都随着那声爆炸烟云消散。

回连队的路上,陆风摸到迷彩服口袋里那枚小小的手榴弹拉环。经过连长同意,他决定要把这枚拉环珍藏起来,作为又一次战胜自己的纪念。远处传来装甲车引擎的轰鸣,这次他没有躲避扬起的尘土,而是仰起脸,任滚烫的沙粒打 in 面颊上。不知何时起风了,山风刮得路旁的松林沙沙作响,像在为他鼓掌。



井冈山的毛竹

■ 刘 辉

秋天的风,并非都
吹送果实的香甜
一阵紧似一阵
容易嗅到土硝与铁筒

摩擦的味道
那些清秀的毛竹
站在岭上,风来了
也不低头弯腰
如今,用毛竹做成火把
从各处聚拢来
发出星星点点的光

年幼的中国红军
用毛竹编一顶斗笠
挡住四面袭来的刀光剑影
让一粒种子
在风雨中深深扎根
井冈山毛竹编制的摇篮
从苦难中
一步一步
摇出一片崭新的天地



一九四九·早春(油画)

周
末
作